

真道期刊刊



瑟每先打知碎依辣爾民當偶像敬金牛的

論人不能成神

闔儒教所敬的古人定不能是神。說神堂古廟可知堂裡敬的是真神。廟裡敬的是古人。有生有死。有父母子孫。有年月住處。全同如今的人一樣。所以一定不能不是人。既然是人。一定不能是神。常說人的只是人。鬼的只是鬼。所以人只是人。也成不了神。也變不了鬼。成是鬼。所以人只是人。也成不了神。也變不了鬼。成好。人成歹。人由人成聖人。成惡人。也由人成神變鬼。不由人。又說天生造就了。所以造就是人。的是不了神。又說山不移。性不改。人性怎麼能改神性。今似古。古似今。古往今來一般。同古人能成。如今也該能成。請問誰能成。如今既然沒有一個能成的。所以古人成神也全是假的。說。孟子上說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。(書經)上也說。乃聖乃神。這不是說人能成神麼。當知道這裡的這個神字。不是神鬼的神。是神妙的神。

上論人不能成神

二

就是說聖人的道德大業。神妙難知的意思。朱子怕人指錯，所以用釋子的話註解的說。聖不可知，謂增之至妙，人所不能測。非聖人之外，又有一等神人，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。古書上也不過稱他們是聖賢，並沒有說他們成神仙可看。成神成仙，並不是古人留下的。全都是後人捏造的。

二 論皇上不能封神

圖書教所敬的，古人都是因為受過皇上的封號，才看神的恭敬。到底皇上能封神，不能管。既然人不能成神，皇上一定也封不成神。皇上是人王地主，不是神王天主。是人王，所以能管人。不是神王，所以不能管神。是地主，所以能管地。下的是事，不是天主，所以不能管天上的事。而且按封的理，是大封小，不能小封大。所以皇上不能封官員。官員不能封皇上。皇上雖大，也是個

人。既然是人，就不能比神大。總是人小神大。人敬神，不能神敬人。若是皇上封成神，皇上就是神的主。不但皇上不該敬神，神反該敬皇上。怎麼又封神？又敬神？況且既能封神，定能用神。既受封號，便當報恩。若遇天反世亂，何必招兵調將？爲什麼不把自己所封的神，調來保護？或再多封些神，泯滅仇人。不想左招兵，右調將，不用說江山，就是連自己的性命，也保不住。從古以來，封過神的皇上，死在仇人名下的，不知有多少。所封的神，一個也不見來保護。這不是弄假喚人，是什麼？按正理說，皇上有治國的權柄，無封神的權柄。再者，所說儒教所敬的古人，都受過皇上的封號，也不全真。有許多的，不是皇上封的。是百姓隨便捏造的。一時一個樣子。一處一個樣子。一人一個樣子。不用說，遠年遠處，就能成官員。官員不能封皇上。皇上雖大，也是個

之數也。則知上三日皆是以與亡死爲主

則事蓋其言多過矣。且舉言過者二例于上

何一會而六時三空也。則聖門一統一經。這

猶復云「盡棄空之細無生者在事者」人

所爲而後可謂之「成」。則豈非所謂以虛無

為本而以萬象爲末乎。則聖門不與其言空

無無所見也。則聖門不與其言空無無所見也。

何以故。則聖門「存無所有以觀其妙」是

人也。故其子曰：「吾父之子，其名何不自呼？」人问其故，答曰：「吾父之子，其名固宜自呼。」

王戎字仲宣，河东人也。年六七岁，尝与诸小儿游河濱，见二石并立，大如斗，孤竹生焉。因取竿持之，以刺竹，竹落水，水激射戎面。戎笑曰：「此必是甘竹也。」因取食之，果甘。

王衍字夷甫，河東人也。性清虛寡欲，人謂之高士。常有好屐，每至市，挑夫问价，衍答曰：「但得如意者，便取耳。」挑夫曰：「君屐好，我挑夫也，何能如意？」衍笑曰：「卿挑夫，我屐好，何能如意？」

王衍嘗與人共乘船，船破入水，人皆惶懼，唯衍晏然，若無事者。有人問之，答曰：「人情有所不能免，但吾心自無所累耳。」

王衍嘗與人共乘船，船破入水，人皆惶懼，唯衍晏然，若無事者。有人問之，答曰：「人情有所不能免，但吾心自無所累耳。」

王衍嘗與人共乘船，船破入水，人皆惶懼，唯衍晏然，若無事者。有人問之，答曰：「人情有所不能免，但吾心自無所累耳。」